

72720/7910
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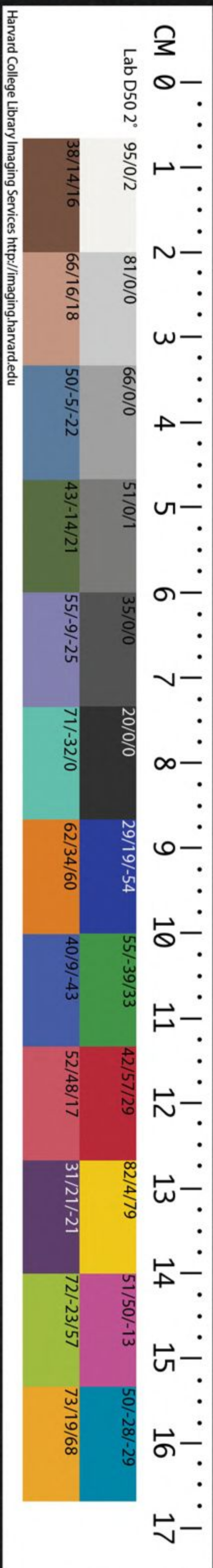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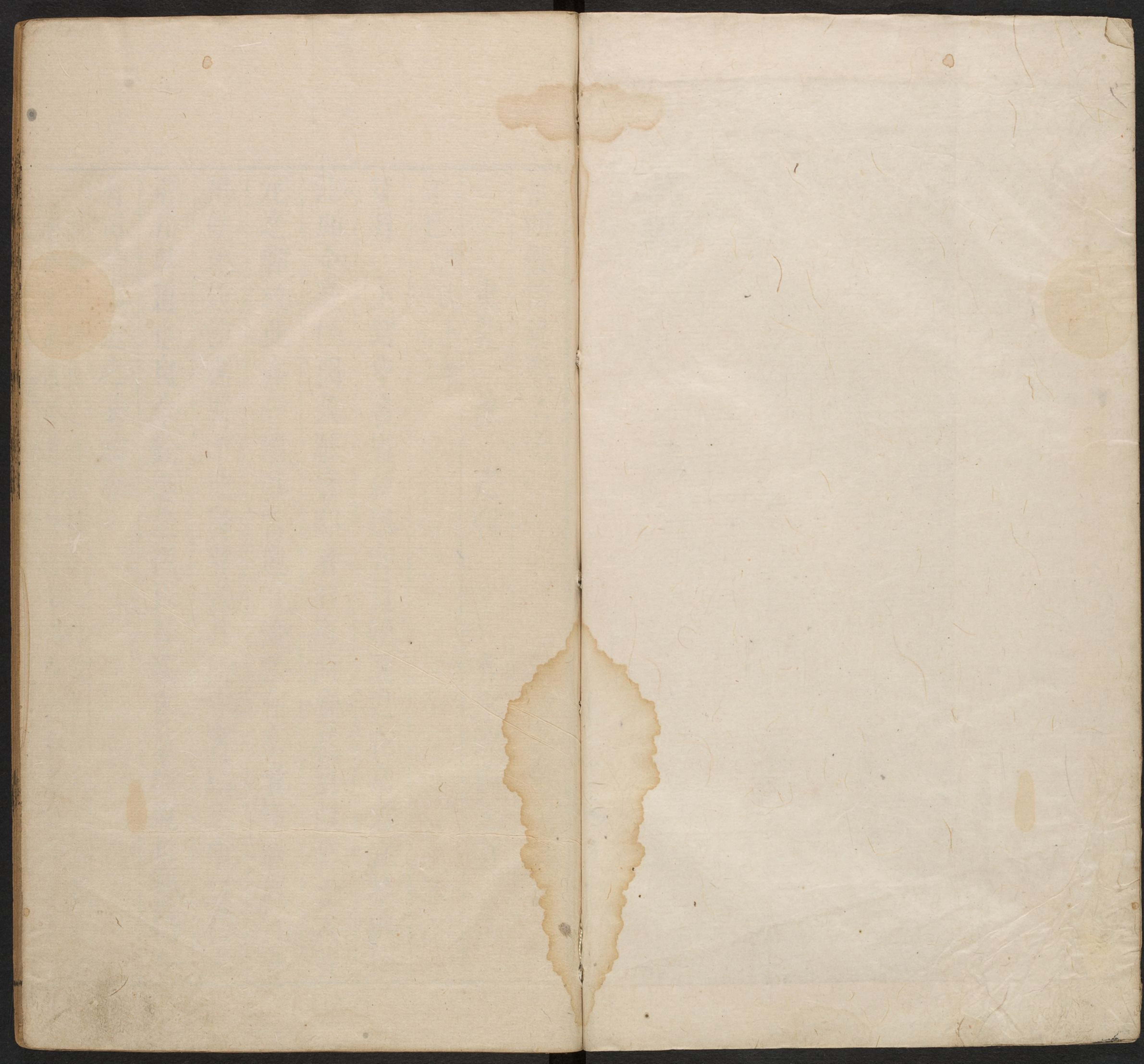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03

皇明遜信錄

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為令。

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債于官。犯者既多。不



皇明從行錄 卷一
可勝誅旋
致廢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聖祖精于
天文皆由
體驗而得
非勸故聞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

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

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以人合天
以明準幽
一理貫徹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探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嚮荆

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在彼作何事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

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

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

民為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澹巴國入

貢賜以金幣。

按澹巴在西南海海中。景秀地廣。泉井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稱樂上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籍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殷肱旣隋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

愛勤之至

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旣考用唐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祀具冕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上臨幸召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

大內宮殿成

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闕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如其人如其人

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

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與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以報真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瘵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為賢才天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良彥為等。王右傳。○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林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今時獨狗
資格何耶

四月以朱夢炎為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于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婁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溢。南番彭

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彭亨在東南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木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

好誦佛經。煮海為鹽。釀椰為酒。產片腦。諸香。花錫。花在海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

釋教產紅猴。龜。倚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時王刺丁刺者。望之亦遣八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

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為駙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為

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桂為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其妃

武寧。棖為漢王。後改封肅。王于其州。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廣寧五衛盡屯田給

王祿。王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

已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燿。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荅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太祖勤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下周經，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酌古今，通幽明，殷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鳳韶諸君子

皆能循則夷形，取衷萃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盡復古聖王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褒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與防之，亦可謂仰贊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滑夏之禍，烈于九犁，裴常之功，艱于二正。時與勢實然乎。必欲咨三禮于四岳，候兩生于百年，亦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鳳韶為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

特典

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聖祖天資
英毅不襲
見聞一時
儒臣或難
于進言以
學太子之

温恭寧無
一得以仰
酌明主
之眷責以
懷詐誠復
何解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編春秋本末成，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

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葬。塑像祀

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

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

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

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誠。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

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

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

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

朝興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劳。封安慶侯。並

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

討蜀寇彭晉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遠人來歸 無不侈張 其為盛事 者 聖祖 有見而獨 却之輯睦 保定之思 穆然宏遠 矣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
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蚶、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重男女，錦綺、絲綿、磁針。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漂掠温州。初，令浙福造海舟，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却之。令中書遺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口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狄大有
曰不治則
養成其邪
心矣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受用不盡

與本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待制。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

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於是變姓名。浪跡江湖。時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誓不復仕。嘗懷鳩自隨。曰。有強我者。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鳩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

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

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變恤同寅
體面遂至
名位俱喪
而身隨之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上察其然。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為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

忠公君子
果其然乎

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

訪求卜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天賜奇以
保安 聖
駕不然幾
落其殼中
矣劉誠意
之先見徐
魏國之忠
言雲少監

胡惟庸黨逆謀已定。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凡六人。

之身諫可
為三不朽

量窄心邪
之人大權
不可一日
落其手

太祖何負
于諸公

賢明聖母

按惟庸自揚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
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之達有
閹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
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
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
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掌
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
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
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
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
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
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時
商高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
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為惟庸謀
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
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愆况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博極羣書各滿天下
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
園集龍門子無相
騰語等書傳于世

萬古無弊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興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蘇州賦役雖減而較之他郡尤為煩重，民多弃田，遂不以避徭。稅况生齒日繁，地力苦于不給，米珠桂薪，即豐歲猶如飢饉，倘有灾荒，吾不知其所終矣。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諭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宗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清鹽法之本計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千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城之不易，首誅

惟聖人不
自諱其過

故天亦不
吝告戒之
殷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

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別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時胡惟庸事敗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詔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臣戒錄

真事天之
身

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太祖者

置諫院官唐鐸為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

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

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

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祥

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

闈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

知上不以此相試耶眾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敦為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為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賊蠹政以干邦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何等光明
何等謹慎
品行至此
吉人所罕

顧名思義
稱職為難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為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侯楊

念邊之至

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遣還

按瓜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諾國國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踞跌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曾紫歎絲悅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幌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獠頭赤脚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筯啖蛇蟻虫蛆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

被髮跣足菜嵌絲悅戴被金珠絲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二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檀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挂鳥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

復通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嵩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

衆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為難辨。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

以散為聚
仁主之言

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就與足。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黃冊。

編黃冊

至公至均
之法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齒，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齒後，各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二月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不待辨矣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辱，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性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莊誦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捐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嗚呼！聖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

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

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

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

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

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勇

勦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與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眾推豪酋丁部為州師，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兆昂為安南國王，兆昂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燁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日燁卒，弟日煒立。日煒卒，子日鑑嗣。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至是，煒遣使來貢。上惡其强悍，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曠悍喜鬪，不解耕種，稚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個儻好謀，驩衍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

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密鳥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寫畫卷風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一

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聖祖神武
天定諸將
但受成畧
無不奏功
膺賞可謂
遭逢其盛
者矣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

慎刑

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

此論最是

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 上召吏兵二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胄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上震悼。輒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 傳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遶里麻。將精兵十餘

聖祖所料

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

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俱是天助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遶里麻

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遶里

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
 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
 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鉄騎
 擣其中堅敵眾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眾二
 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
 率眾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
 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
 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
 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
 自出師至是僅百日神○速○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雲南平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
 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
 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
 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
 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
 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
 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

○識○透○

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軍
 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槩墜馬死蠻眾遂潰斬
 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

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
附○是年封皇子權為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 洪武十五年

九奏成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
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

鞏夷譯語

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

剗垂盡善

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
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
器甲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叅攷細切其字以諧聲
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朔漢皆得通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
布政司事張統為左叅政○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

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

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

關為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

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眾

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

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

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政不

西平深得
太祖兵法

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

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

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

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

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

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

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

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

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觀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
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
而降未有
愛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

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上諭友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

聖祖慮事精細深遠一時廷臣莫能到

妙于因

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覆奏簡數
次第井然
好身臨其
地今人無
此明快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麤暴。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曰。諸

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眾。斬

聖計

首三萬餘級，餘黨懼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顥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鉄家為貞節之門。

通志之典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諭顥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

皇典

屢加嚴威
而言者不
止利之所
在即身有
所不顧耶

聖祖之心
與事相為

終始如此

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
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
請如舊置鑪冶鐵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
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
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
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
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
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
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
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為試刑部尚書

濟洛陽人元季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毋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

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
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又能見於禮之大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

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部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類遺弃者，亦俾緝而

太后聖善
稱頌不盡
而獨以君
臣相保為
難不嗜殺
入為勸此
其識量尤
有大過人
處

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了。常育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按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服。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順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眾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帝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旣而文皇帝自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復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

封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太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文皇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

期。疾風暴雨。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

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

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

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

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
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
斥埃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讐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
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箠嶺諸如此類凡
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
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
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
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愚禮念優
辭之念固
其志固有
在彼而不
在此者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
千載數人而已思誠勅賜恂詮被寵龐眉皓首安車蒲
輪雖竹帛所書圖
畫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
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
沈為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議刑章奏
死貴簡明

皇明從信錄 卷七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禮。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各。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為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為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為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八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為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得人

教化神速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眾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公
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令曹國
公領監事助糾繩訥性嚴重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礪不
遺餘力寢食學箱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
制詞褒之適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冲尼之誠
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
其像甚肖上喜已念其老召其子麟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益好功則貪名者進好
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

能盡物情
之爲明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政令不行于天下。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精誠錄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王。

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傳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

雲南平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

非謬

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又豈漢

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誠如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者。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

二者相濟
其禍烈矣

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答。上曰。答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廢叙例十一條。○遣御史錄因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高訥。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頒鄉飲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崔

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南干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鍍山晶鹽細苧布白礬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黍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國朝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按興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其父郭山甫識于微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寧妃孝慈崩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榮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為滁陽王廟碑子興女亦為皇妃生蜀王及

豫王如 ○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

古來功在于國德及于民不止數賢此或一時因郡司之請而類奏之欵然亦當矣
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合為二祠漢循良密令卓茂河南丞縣有廟祀黃霸鈞州祠之宜葺而祀之以昭隆典吳人陸遜及子抗從子凱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為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為京畿令孟湜押

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
建州卒墓于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
侯元九江路總管李輔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
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
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為檢討
尋卒

宗伯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嘗指斥胡惟庸累經
遷謫大節不回初業文識者賞之曰此兒玉光劍氣終
不能掩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
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按元末兵亂讓與潘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頸
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
辱潘潘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
信之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
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時又有張宗
魯者鉅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
扶掖以行歲既賣卜以為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
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吳
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上
日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為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勅言貫索七

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

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

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

元俗禮教不明加以
兵革之後倫性蕩然
聖祖崇獎孝節其亦
化民之首務欵
徐張夫婦行孝于父
母一般而其遇有幸
不幸焉君子悲之

全要以人
事應天象
著而可驗

方定科式
旋申薦幸
之令文行
交相為用
也

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
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
定制。○詔舉秀才。人才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
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
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

觀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
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
功臣廟。位皆第三。

曹國公

聖祖嫡甥
也云為種
種相符麟
鳳固自有
本

分別了然

按文忠器量沉闕。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勁
敵。膽氣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
性好學。飾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
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上嘗命兼領國
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四月。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

邪言務誹諛。諛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

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

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

開言路。以來眾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

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傳友德等凱旋。至京

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

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鍊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鍊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宮品職。○諭遼東守臣絕高麗。

五月鄒俊爲大理卿。

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二者補渡之權，迺爲操者也。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

言路不廣
則此輩亦
何敢進一
字

天宮設道錄司于内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
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
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
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
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
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
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 上善其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燠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為右
僉都御史林芝為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翼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為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具品

遇初為元温州路教授兵亂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為
先生而不名 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
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最
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
按尉十人并其出入前後賜賚無筭羣臣以過被譴者
率為救解 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命其子克宿衛亦辭
盖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葬

鍾山

父子高尚

十月册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
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
御史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上是其言。擢統為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製觀星盤。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道什隨施
輒效風氣
之說甚陋

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為翰林學士。○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重之。陞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夤緣為奸。垕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附近州縣運給。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

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

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上慟悼。

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

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

情至語字
帶淚痕

便是大將
軍像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勛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

次代王妃

傳信錄云。武寧夜侍飲。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為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女適女父。堅求送女。侍中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負約厚德類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

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劫。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皆有祭賻贈卹恩典。德興無載者。蓋獲譴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

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燠以罪誅時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燠同鄉謀
 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鞫得實
 以燠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皇明從行錄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方修
 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
 善進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
 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
 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

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

勞當逮之
吏為民而
屈其法也

六月定天下官負三年一朝賞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
 為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
 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
 仍遣使往勞以酒○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
 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
 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
 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
 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第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
 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

皇明從行錄 卷八
十四
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馮優恤罪。有司極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

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廟者相因

八月，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九月，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

欲人無貧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未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論。未幾。以疾予告。卒于家。

所文周

善、豐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己任、洪武初為郡學教授、薦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為摠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諱

根。罷。先。好。

椿、最有賢德、博通經、笈、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

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

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

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

實、工、

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失難及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翻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我為、及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

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上
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上不欲
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常奉詔著心經金剛
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為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時詔嚴革有司之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
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緡季用又
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
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
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謫戍
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于父僚友同役者曰
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
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
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士有
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
矣已而煦感疾卒季用傷煦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
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備狀善是

存心錄
省躬錄

存心錄成

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
召祥異可為鑒成者

省躬錄成

編災異之應
于臣下者

寬政

大激勸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
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
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
狗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齋勅勞之

十二月封王禡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曰恭愍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賴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
等處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
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行起

主文典訟
師表裡為
奸治之宜
嚴

治以從民之便為美

水至柔而狎則溺焉

上亦民之一也宜體視之

聖祖賞罰如雷霆雨露隨育物情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統言，舊例商人納米千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聽。商旅輻湊，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河南大水，命贖民鬻子。

五月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毘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奏言：行人王良至郡，贖貨不謹，命禮部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賣卜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

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保○全○良○善○之○至○計○。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

此與尚齒之政互舉天下無不遂之老矣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汎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典陳粟，著為令。

七月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述論

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子威嗣。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指揮卒。子域嗣。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錄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王簿。

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浮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之。○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懼憲章欲做成周大誥之制以

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上親為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連坐者眾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見大誥末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數。

丁卯 洪武二十年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豫暢侍臣
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
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
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
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毋
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軍
按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
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銅閉已久。請復採之。上謂侍臣
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
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旣竭。民力消耗。

絕無窮之
侵害

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
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

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
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
欲羣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五

洪範

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
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
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
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兩

聖祖英明 無微不至 故一時任 事之人亦 不敢欺以 紕今即有 一二賢守 令初未嘗 不銳意夫 量而積年 區區巧弊 哀起竟倦

而以苟且 報成可奈 何

以理御數 則得其常 者多

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按宋李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惓惓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井。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地無立錐。君子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辭。我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並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上以統在雲南能撫。

論得其至
則刑平矣

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真臘國貢象及香。

按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樂人衆。地亦廣。其俗尚侈華。陳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二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洪武六年來貢。至是正黎列保。昆耶。甘苦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鍤券。子孫世

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
官其
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為海西

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殘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眾金山、數擾邊、于是以正月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叅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

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子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飲、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于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眾、遂班師、悉以納哈出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

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為殿其驚嵐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路遂見執自糾腹而歿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上聞之驚悼持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為國效忠勛名十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期馮勝專為己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于衆軍中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于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

安置廣西龍州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

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

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鑿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

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

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

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韶州府知府王世安。

武臣

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漢高不事詩書。狃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寂寥無聞。一子陵不屑就己。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于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略。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致于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大功

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舻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審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

愛民者之
過其過可
知

棄。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皇明從信錄 卷八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衆象近，則前行之。

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

功在不祧

榮

筆言

急三軍大呼而鏖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帥乃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讐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

執中守正之論

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徧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良然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寵榮策勲盟府大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真獨無所染事高皇帝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真者可以爲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穴馬竄伏深艸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虜廷空矣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太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下所弑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日吉囊俺荅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為西涼侯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

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藍玉遣人送虜王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損德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

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

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

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

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

潘陽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

清歸德太康開墾荒蕪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

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謂玉曰

是月從言錄 卷八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

縱欲汗亂十占之玷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

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

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

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

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止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

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

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

念軍士毋以加言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

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為遵守○安慶侯仇成

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

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

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

以為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

因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眾皆緣

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

越州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越州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訓誠錄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誠錄。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

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中明以鉏麂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

致亂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勅頒之使知鑒戒。○勅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克國輩皆以此策樹勛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按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

仍鐫是
遇于券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授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皇學精誠

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

其人所不
致官

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典師取寶。真偽莫明。神仙微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奄寺宦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救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人材。驟歷華要。惟理負販者。冠裳與馬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鬪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緝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緝言切直如此。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真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有識者先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難。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皇明從信錄卷八

白雲書庫

